

醫 驗 錄

二集
卷五



醫驗錄二集卷之五

歙西吳 楚天士 著

潛溪汪梓琴修況授梓

梁職禹裁

村棋王侯

海陽任允文公魯評閱

次男 貫宗芳洲較訂

內傷

讀東垣先生書而嘆其分辨內傷外感之功爲至大也。夫內傷外感爲人生之常病，然治之不當常也而變異出焉矣。是以先生分別詳明，以爲日用常行之理，其奈



業是術者有書不讀讀之不解仍然混施誤治以天殲人命然以外感而誤作內傷治者少以內傷而誤作外感治者多猶之傷寒以陽症而誤作陰症治者少以陰症而誤作陽症治者多總以見熱便發散故也使飲食內傷而誤用表散則胃液愈空食愈不化使勞倦內傷而誤行表散則真元漏洩而氣血愈虛余確遵先生之教每於內傷症誤治至困者或內傷虧損以瀕于危者審之真而施之當無不應手見功雖不敢自謂登先生之堂入先生之室亦幸不作門外漢矣

和緩而出

時醫皆然

乙丑夏月，西溪南一女人年二十五歲，患病六七日，時時
暈倒，口眼微歪，胸膈脹痛。前醫有作中風治者，有作痰治
者，有作虛治者，皆不效。此家顧巖之堂姪媳，因作札請余
治之。診其脈，左關沉而弦，右關之前獨搏指，詢知因吃麵
食，胸腹脹痛起。次日便暈倒，至今七八日，亦未大便。時汪
起垣兄亦同在顧巖兄館中，余笑對二公曰：「如此症，乃宅
中諸醫視爲至難治者，余請以一劑奏功。」立方用厚朴、枳
殼、山查、陳皮、半夏、木香、麥芽、神曲、加煨姜三片、大黃二錢。
二公驚訝，問何以用此一派藥。余曰：「此內傷飲食症也。其

猝倒不知人事者、食傷發厥、並非虛、亦非風與痰也、爲料已多、不可再令延緩、故即加大黃、使去宿食、宿食去而胸膈寬舒、筋脉俱通利、各症自愈、服藥後、連下二次、脹痛頓止、不復暈倒、知餓進食、各症立愈矣、

乙丑五月、潛口一女人、年未三十、發熱已十日矣、各醫不

便當着眼。

效、其熱係夜發、晝退、手心則晝夜皆熱、初醫謂是感冒、用羌活防風極力表散、藥四劑、汗出甚多、而夜熱如故、繼云是火、又用黃芩花粉梔子等項涼藥四劑、而夜熱更甚、人益軟倦、不能起床、更一醫謂是虛熱、用人參黃芪當歸白

若等項、歛汗補血之藥、二劑其熱

如故、而胸腹更脹、粥湯

亦不能進矣、十日後始來請余診

視寸口脉盛、余心知是

傷食脉也、又詢知夜熱晝退、手心獨更熱、此又是內傷發

熱、其為傷食無疑矣、但女人最忌人說傷食、只得婉辭詢

之曰、發熱十日、汗出又多、體虛極矣、不知心內可是作慌

還是作脹、答云胸前脹不能飲食、問何日發熱起、答云是

端午夜起、問端午日可曾吃粽子、否、答云吃過、又問粽子

可冷了、否、答云粽子到不冷、後吃索粉是冷的、余暗喜探

問果不差、確是傷食、被瞎醫用表用清用補、漸醫漸重、余

醫治長二集 內傷 食

思消糯米食、無如草菓、消索粉積、無如杏仁、遂以此二味
爲君、加以厚朴、神廼麥芽、木香、炮姜、藥已備就、前此言虛
之醫人、適至、見余方、似有驚訝意、語余曰、觀其病勢、四肢
不舉、語言無力、且十日未有飲食、坐立不起、元氣大虛、今
仍用消導藥、得無太過乎、余思此種人、難與說理、只得隨
口笑應之曰、弟最肯補人、皆議我好補、故此虛症亦不用
補了、與藥二劑而別、別出門、友人汪子私謂余曰、用藥如
何也、拘得氣、余笑曰、第戲言耳、豈真虛而不補乎、此症不
惟不虛、且實之至、一肚冷食、凝結不化、補則愈固、結莫解

矣。其語言無力，乃氣塞。非氣虛也。所謂大實有羸形也。服二劑，又來迎，云服藥後熱退大半，胸膈畧寬，少進稀粥。余再加白朮一錢，助脾氣以消宿食。倍加麥芽，寬其腸，加肉桂八分，溫而化之。服後大便通利，腹寬脹止，熱退進食精神頓爽，全愈，不復用藥矣。俗見議余好補，此則他醫所用補者，余用消而奏功，得毋又議余好消乎。

本府別駕沈公夫人素賢而能，能而勤。沈公內政，悉夫人主持。丙寅春日，產後甫一月，體未復元，使勤勞家政，忽昏暈，不省人事。又嘔吐發寒，戰夜則發熱。迎余至，問是瘧是

感寒、余診其脉、輕按浮大、重按濇小、無力、荅曰、非瘧、亦非風寒、此由勞倦、內傷氣血不足、脾胃虛寒、用八珍湯、內用人參二錢、加炮姜八分、半夏八分、肉桂八分、服二劑、嘔止、寒戰不發、夜間但微微潮熱、腰背俱痛、復往候之、如前方將人參加一錢、當歸用三錢、炮姜換作黑姜、加川芎六分、五加皮一錢、再服四劑而全愈、

丙寅四月、在旌陽應試畢、已懸牌于次日發落、是日忽接汪子右湘手札云、患病半月、更數醫服藥十餘劑、絕不效、且加重不勝徬徨、故特端足請予速歸、爲之診治、余于次

日候發落過、即刻馳歸、到家即往候之、云自某夜發熱、作
嘔、腹中不舒、額前微痛、次日某醫用防風羌活表散藥、
劑夜有汗而熱不退、又更一醫云是停滯、用厚朴只賣山
查神麴一派消導藥、病如故而更加脹滿、又更一醫云是
內傷外感、用半表半消藥二劑、更不能進食、前日有醫云
熱不退是陰虛、用滋陰藥一劑、熱更甚、作嘔作脹、更增數
倍、是以情急、發人遠迎也、余診其脉、兩關瀦滯、右寸沉小、
舌有灰黑胎、余曰、此由中氣本來虛寒、加以食物稍涼、寒
氣凝結于中、名爲寒中之症、却與中寒不同、此易愈也、用

白朮一錢五分、半夏陳皮茯苓各八分、白薏仁七分、附子
肉桂炮姜各一錢、厚朴六分、木香五分、人參二錢、服一劑、
當夜熱全退、次早知餓食粥矣、再去厚朴木香、服二劑、能
食飯、又去白薏、易益智、加破故綿、服二劑、全愈、勿藥矣、
丁卯春日、本庠許師尊一青衣、年二十、患病已五六日、每
夜至半更時輒死去、用開水姜湯灌救、至四鼓復回、日間
亦不思飲食、如此者已四晝夜矣、因是時科試在邇、許師
體貼余溫習、應試故不請余治、至第五日前、醫人謂是虛
極、加人參五分、是夜更死得早、回得遲、其病更克數倍、不

得已只得黎明作札、端人請余至、余聞其病狀、覺可畏、急
同進署診視、直進內署、又不在舊住處、走幾曲折、在一小
山背後、一極矮小屋中、問何以安置此處、許師云、我看此
光景、是必不妥的了、故令死于此處、不可死于衙舍內也、
余診其脉、兩手停均、惟寸口弦滑、向許師尊曰、毫無病、一
些事沒有、大放心、許師曰、這又奇怪了、如此兇狠、夜夜死
去、一連四五夜、何云無病、余笑曰、包得無事、只請問其胸
前痛否、答云、每夜胸前有一塊拱起、作痛、一痛便死去矣、
余又問此病初起之前、一日可曾吃冷物否、許師云、此了

見得真
得心如此
俗前不虛發
者直有幾
又

頭最笨頭一日賤內小生、麵食冷了、晚間食魚肉之類、皆冷、余曰是矣、下去寫方可一劑而愈也、出署立方、告許師曰、此傷食所致、謂之食厥、不是暈死、并不是虛、當以消食為主、立方用厚朴一錢、枳壳一錢、麥芽三錢、木香八分、半夏一錢、砂仁七分、大黃三錢、乾姜一錢、正寫方未畢、而昨日用五分人參之醫人至矣、許師遂向前醫、大笑曰、年兄看吳天老方、爾們一向說吳天士好用人參、此病是年兄昨日用人參者、今天老却又是一派消導、剋伐藥、前醫面赤無解、余只得周旋云、此亦是一得之見、恐未必效、前

醫別去余告許師曰只須此一劑便愈可不必另服藥但此日蒙老師俯體不欲門生荒廢舉業工夫兼之病深五六日寧可再留調理脾胃藥一劑斷斷不必服第三劑也遂另備白朮陳皮茯苓炙甘草砂仁木香扁豆炮姜一劑存待病愈後再用遂別去果服一劑腹响連下二三次腹中寬暢少進粥食是夜不復暈去次早起居飲食悉如常矣第二劑仍是贅物可不必用後隔月餘往見許師笑謂余曰年翁真是神仙諸醫再不敢妄議矣

石橋一族叔字于民戊辰夏月在景德鎮抱病已久軟床

抬歸家飛卿叔翁甚關切代迎余診視其脉虛浮按之瀼
滯緣生意勞苦兼之憂心漸至神情昏亂語言錯雜飲食
不進數十日未得閉目一睡斷爲勞倦內傷症也用十全
大補湯內重用當歸外重加棗仁五味用人參二錢元眼
肉七個飛翁急代覓參煎藥服過有醫人力言有火有痰
不可用參謗議方未已而病人已熟睡矣此數十日來未
有之事也自上午至薄暮睡尙未醒以數十日未得睡故
也睡之甚熟甚長前之醫人又來窺探見久睡不醒遂乘
間謗之曰此服參之害也其形雖睡在此其神已向他方

作鬼叫矣其家女流聞之痛哭深怨不該用參少頃病
睡醒人事頓清飲食多進舉家方放心次早飛翁往候
出迎接稱感稱謝諸症頓却前醫自慙其言之不驗因易
以溫語包定全好不必另延他醫立方亦用參八分其家
謂爾昨云用參之害如何亦用參荅云今日再可用了所
立之方雖不同飛翁檢其藥悉照余所用之藥因得收功
此雖用術然肯暗依有效之方不出己見以殺人猶可謂
有良心者矣

巖鎮家在湄兄之令姐爲梅村葉君明楚之尊眷也戊辰

秋日忽昏仆一二時而甦口眼微歪左手擡不上頭口角
流涎以爲中症復發鎮中醫人或作風治或作虛治服藥
二日不效仍然暈倒因壬戌年曾有中症四日不甦諸醫
不效第五日始迎余治之立起故仍請余治診其脉皆和

必須從公脉辨方得真病

平惟氣口脉盛按之甚堅余曰此與舊病迥別也問初起
之日可曾吃冷物否答云于某日同往尼庵隨喜留吃素
麵麵冷勉強用了歸來便覺腹中不舒次早即暈倒不省
人事口眼俱歪今左手擡不起是前之中症復了否可服
得人參否余問此曰腹中仍痛否答云仍有些痛余曰此